北史

二六

列傳第六十八 外戚　北史八十

賀訥
姚黄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粲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吕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爲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藺櫝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

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
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
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
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
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齎
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諧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
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
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向德陵暴之釁因兹而起其靖德
昭訓二門竝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
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託構發辱威望之地自

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旣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

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巋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巋命附其家傳其餘竝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賀訥傳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揔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

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荅曰誠如舅言要不亡也訥中弟染干麄暴忌帝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爲主染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衞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

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
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
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
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
遣盧會衞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
帝遣使切責之盧遂怨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
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
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
為并州刺史廣甯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武
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

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
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道
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
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
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
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
國大議每參豫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
虜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勲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
官子醜建襲

姚黄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隸戶二百太武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傳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爲相州別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

加超父彩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日鉅鹿惠君眞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諡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爲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大傅諡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亂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

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

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

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

之後兖州故吏汲宗等以道雋遺惠在人前從坐爵受誅

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

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傳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

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

公

閭毗傳

閭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
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
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
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
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
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
公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
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
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紇

弟染位外都大官兾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
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
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
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
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
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蘭公勃海太守澄
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
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
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
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許子

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貸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公及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

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
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
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貞與伯
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
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
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
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
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
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傳

馮熈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
太武平遼海熈父朗内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
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
安熈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
入蠕蠕魏母攜熈逃避至氐羗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
勇幹氐羗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
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
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熈姑先入
掖庭爲太武左昭儀妹爲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
外訪知熈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

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
王獻文即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
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
頻獲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
文明太后亦以爲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
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
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
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
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
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

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
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熈
爲州因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
十人號爲貪縱後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熈事魏母孝謹
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
服熈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熈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
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爲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
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
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典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
用閑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

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考文前後納
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
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
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閽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
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
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
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預辦凶儀并
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
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
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

軍事大司馬太尉式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誕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貌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竝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寛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

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遥受其拜旣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脩雖竝長宫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見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亻乍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帝旣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

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傳獎導胤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聞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幍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

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爵

避皇子愉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欣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

孝文親政後因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宂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傳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寵遇

羞隆詔盖尚焉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穨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鸜鵒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鸜鵒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檐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

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栲知主乎羣下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縣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閒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

惠諸從以再離咎戮艱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乇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擧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

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
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
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
陵郡公晞侃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
圖尒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刃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
侃晞奔梁

高肇傳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
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弟乘

信及其鄉人韓内冀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
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宣武
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録尚書事北海
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禄大夫賜爵勃海公謚曰敬其妻
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
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
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
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
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右僕射
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

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
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
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
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
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
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
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
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門外廡
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逾
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

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

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昇太極殿盡哀太
尉高陽王先居西栢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
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
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
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
稱爲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
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
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
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
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

刺史卒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

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兄子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胡國珍傳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勃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太武尅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為光祿大夫靈

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居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

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
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
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
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
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
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
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
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户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
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乂妻拜爲女侍中封新
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

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

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國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
禮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
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
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
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
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初國
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
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
園秘器明帝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
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

改封平涼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
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
器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貞長子寧
字惠歸龍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
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
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乂之
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乂事發
乂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
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讌多不預

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爲政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糺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敕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遙領

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
貴於後定遠文遥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
別揔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既富
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爲
侍中丁母憂給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
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
以爲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太后爲言於後主
不獲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
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爲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
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咸惜之贈司空公

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
但始居要密便爲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爲妻在晉
陽處分用妻弟王遜與德儉對爲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
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爲此忿恨
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後納妾
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聾婦公孫氏也已殺
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朞而亡子仲操
儀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望氣者上言太
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
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

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否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粲死焉寧與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獻穆明帝後納其女為皇太后舅皇甫集妻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

正光初元乂出之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禄大夫孝昌元年為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乂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熈為子子熈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乂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大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為貪蠹尒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人所殺

楊騰傳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與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爲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傳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趙猛傳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爲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琛

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傳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酈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爲三佞長仁私遊及密處處追尋孝裕

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
亮爲淮南郡守仁惠爲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
卧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
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從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
每干執事求爲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
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
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已苦請太
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
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才馳
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荅而走帝命

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
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
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
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爲奏怨憤謀令冀州人
李揩墻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
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
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
曰昴爲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
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歔欷流涕不自
勝左右莫不怪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長仁

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盡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爲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

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慼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為監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於

已往獨孤權倖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列傳六十八　北史八十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北史八十一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儒者其爲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

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

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閒橫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四方校學所在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爾朱殘酷文章咸蕩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説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

之閒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

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
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
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
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
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
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
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
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
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

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負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

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

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
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磬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
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
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
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
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
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
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巳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愽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擾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

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竝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

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刀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

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
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
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
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
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
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
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
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
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
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傳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爲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盧醜傳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内太守

張偉傳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皋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傳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

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傳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祕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

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
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
娶自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
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
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
太和十年以恒爲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
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傳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齓聰識有風成
之美愛翫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

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閒邢祐同召赴京時秘
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
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
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
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
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
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
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
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旣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
允每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

瞻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
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焼於庭内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
焚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
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
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
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
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
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
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
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

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外生常矯之仕歷郡守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後遂博觀眾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輙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君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

帷針股蹻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

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决於獻之六藝之文雖
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
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幷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
就而卒四子放古晏古參古脩古

張吾貴傳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
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
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
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
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

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傳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

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傳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

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
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滯淪朕常以
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
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孝文議
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
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
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
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
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
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

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發而繼理終屈彈事遂寢宣
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究從僕射遷祕書丞
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
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袠數十無者曠年不寫
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
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
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求爲常式其省先
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
旣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
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

之後爲黄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
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
封棗強縣男明帝初出爲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
初已來儒生寒宦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
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
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隷書位國子
博士惠蔚族曾孫靈暉

靈暉傳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
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

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爲猖蹶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爲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總爲一篇酬荅詩云三

馬皆白眉者也子結爲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隊馬不止綽以爲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焉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兖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衞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疋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竝須出於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輙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暉子萬壽字仙期

一字遐年聰識機警慱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仕爲陽休之開府行叅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摠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爲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　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徐遵明傳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

遵明乃往讀之後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兖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爲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傳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璇華宫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

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子仲曜

李業興傳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虯父玄紀竝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閒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

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勳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

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剏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脩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

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
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鄉此閒用王義除禫應用二
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荅業興
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
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
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鄉
自不見見鄉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鄉言豈非自
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
异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鄉若不信靈威仰叶光
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鄉復信不异不荅梁武問業興詩

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
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
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
於酆文王爲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
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爲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
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何以
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
又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
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
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

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與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願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

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曆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蔀九百八十七爲升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脩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悋有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

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與二子

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筭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曆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傳

李鉉字寶鼎勃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閒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

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
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
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
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
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
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
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
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
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
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

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傳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

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傳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傳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傳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傳

邢峙字士峻河閒鄭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

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卒于家

劉晝傳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

甘於文書不㕘文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孫駱駝伏而無娬媚書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書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書應詔先告之書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語書齊河南王孝瑜聞書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書須史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書閣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録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書夜常憂責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竊而密

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與
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
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
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傳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
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
教授於燕趙閒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秀才將以其
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
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

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蔟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熈襲

元熈傳

元熈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郎詔文林館武

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傳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爲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

位稍高遂爲其兒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摠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覆子華卒二

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旣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髙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傳

權會字正理河閒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妙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

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
盡師傅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
不慕榮勢耻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脩國
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
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荅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
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
夜承閒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
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
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
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

至乃逢寒雪奇息侘舍會方處學堂講説忽有旋風吹雪入户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交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宴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劬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

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傳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刋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傳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尚書令史微有資産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傳其宅彫武少

美皃爲元則所愛脫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絶人負帙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爲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

幄知彫武爲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澂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爲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

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顒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沖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沖及弟德揭俱免德沖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沖竝在殿廷就執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郭遵傳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爲太原公時爲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曾抗拒爲

高德正所貴裔受禪由是擢爲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
朱謂爲鉅鹿太守遵爲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
京畿乆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别駕會韓長鸞父永
興爲刺史因此遂相条附後擢爲黃門侍郎被誅遵出自
賤微易爲盈蒲宫門逢諸貴輙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爲輕
率嘗於宫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
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
援故及於禍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楊燧　校正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儁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列傳

沈重傳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及左

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又敕襄州摠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幷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

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爲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傳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

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府叅軍事令在館教授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

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傳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虬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朝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

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説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悦賜帛三百

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餘什物稱
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
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
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
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
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
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
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
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
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

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譴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傳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衞公直鎮蒲州

遜爲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歧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閒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

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黎景熙傳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並襲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

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旱春

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歳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歳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輙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
不登人將無覬如又荐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
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寛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
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
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寛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
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
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
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
求其過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
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

巳節用綦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
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
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
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
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
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
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
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
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
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政之要在於選

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即遣脩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

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竝見收用

冀儁傳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爲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眞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爲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爲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爲昌樂侯卒

趙文深傳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冀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

帝以隷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王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彥之傳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

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子孝舒仲龕並早有令譽

何妥傳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大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駮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

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

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

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旣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蹙實此之由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
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
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
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
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
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
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
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思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

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傳嚴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街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

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獿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寀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

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
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
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
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
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
擊壤樂在其閒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
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
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
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

磬子路鼓琵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

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簒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耄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

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
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
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
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
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
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
從之俄而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
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
講說教授之又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
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

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變之短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幷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

蕭該傳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

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
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
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
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傳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
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
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遠近聚徒敎授者數千人卒門
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傳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後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竝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

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脩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傳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

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

授瀛博閭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
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
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
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當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
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
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隋
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
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

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

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冑玄多不同被駮不用卒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傳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脩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甞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勑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內每使執仗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

居爲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

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禀皆發於炫弘甞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陪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

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
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
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
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
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
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
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

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徽美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寃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

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根有一性本愚
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
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
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
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
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
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
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
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
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

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

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幷所著文集並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並知名

褚暉傳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傳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

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傳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沖傳

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傳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

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脩國史劭
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
書牛弘曰竊以毒螫憯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
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
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
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
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
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
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覆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
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

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
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
產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闊關山超遠翳臂爲
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
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
石營寬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
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
子野未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
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
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

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懵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戚憚而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汪尚書及詩遭

亂零落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闡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

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聶　則遷　校正